在燕京足備使令而脫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耳元主乃止○復成都府○元立編脩所于燕京立經籍所于平陽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陵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從耶律楚材之請也○詔改明年紀元爲嘉熙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四終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五

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宛陵徐元太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天雄赫瀛

豫章陳瑶同校

宋理宗皇帝紀　附元紀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以李埴同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未新劉氏曰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

者故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篡
弑之臣而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黃巢
者而宋無之皆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
講學之效豈可誣哉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
天書雖不以諫而中止然其後天書以殉于梓宮英宗
追崇所生諍者盈庭則爲之屈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
更法度正人邪黨迭爲勝負亦紛然也然有竄逐而無
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恢復者被排斥僞學禁而
師關洛者入罪籍然斥之而益奮罪之而愈勵者亦曰
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未

嘗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車
之轍乎通鑑綱目者人主有志於講學則不可以不之
觀而前代覆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通鑑綱
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
而已爾非出於聖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
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
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
春秋者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
傳史約之以爲編年通鑑而文公倣春秋大書以爲之
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是則通鑑綱目者尚書春秋之

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爲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教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踣不愈速乎

○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刋進○元選試儒者及釋道之人耶律楚材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遂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元始給官府符印初諸路官府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奏並仰中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元初定驛令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之則豪奪民馬乘之城廓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耶律楚材請給牌劄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焉○三月元伐欽察斡羅思麥怯思部皆降之欽察去中國二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憲宗皇帝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真酋長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國王也且非駝何可跪人終不以是求生乃舍之○六月鄒應龍罷○孟珙敗元人于黃州元口溫不花攻黃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元師卒全其城○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侍御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

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

許浩曰濟王嫉史彌遠之專權公心也彌遠憚之而違寧宗之意以立理宗理宗之心豈敢望哉觀其對鄭清之而有紹興老母在之慮蓋可見也及乎彌遠謀成而理宗既立則騎虎之勢既成而濟王危矣縱使潘壬之事不舉秦天錫之醫未必不挾也而況壬遠之乎然其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者誠以其避匿之迹討捕之謀昭灼顯著而不容以誣也夫既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宜不可以貶矣而又必追貶之者蓋理宗睨乎其位乃濟王之位切恐潘壬之徒或有繼世而自不得不加貶抑以絕乎人望也此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之所以有言也巴陵深冤含恨九泉寧宗之靈亦必震怒而回禄之災或由之以生矣士民之請不謀同辭是豈有望於濟王歟誠以其逆乎天理拂乎人心而疑其厲或由於是而同聲以相應也理宗可以省矣而不知省復使蔣峴得以論之悉皆罪斥其亦忍矣噫理宗之於濟王且忍況士民乎

○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

教之○秋八月追封趙汝愚爲福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元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元師自淮西北還時元口溫不花攻安豐杲善完守禦元人以火砲焚樓櫓城多墮陷杲隨補完元令拔都兒硬軍斫牌杖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元人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陳韡史嵩之趙葵守禦淮漢韡音偉

戊戌二年（元太宗十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史嵩之參之政事督視京西荆湖江西路光蘄黃夔施州軍馬置司鄂州○元使王檝來詔朱揚祖送之○以孟珙爲荆湖制置副使置司松滋縣（松滋縣屬荆州府）○三月以周次說爲元通好使○以李心傳爲秘書少監史館脩撰初隆州井研人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嘗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朱熹每爲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事至是召爲脩撰專脩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尤明河

洛之學操行脩潔（降州元省入仁壽縣井研縣俱屬成都府）

○夏四月以李埴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以丁黼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五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之○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卒年八十二

樫按史臣曰崔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惠衆以公輔望之而與之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九齡齊名異代良可尚也哉

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六月李埴卒○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元人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時元將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元人築堪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堪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堪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人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北歸○以孟珙爲荊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史嵩之

復光州○孟珙復郢州荊門軍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循復荊門珙以諸將皆捷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史臣曰儒者之學復盛於宋昉於周敦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學道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於北程學行於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而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俊劉祁歸潛志論王鬱欲以韓柳之文程張之理合而為一及其他文往往言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于北至是始至）

己亥　三年（元太宗十一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督視江淮四川荆湖軍馬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同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府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五月元遣使如高麗○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院事○元塔海復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元人遂取漢邛簡眉閬蓬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孟珙遣師分道禦元人于蜀口遂復夔州○以陳塤爲國子司業塤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論斷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時以衆所觀望可以得名而勉強以爲之也然於此雖能勉而少間於簞食豆羹則見於色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則三代以下之士亦不可爲之者矣而陳塤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故塤牽斥言宮闈時宰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爲其所言者蓋有罪矣塤彌遠之甥心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塤豈好名者哉

庚子四年元太宗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減膳詔曰朕以眇身托于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封人殫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脩行之意二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元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稅課所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户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

回回與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課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爲盜非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爲與都剌合蠻所啗元主惑之楚材言不行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纂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二月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珙遂大興屯田○以劉南壽爲廣東運幹使○以陳隆之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三月貶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官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荆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閬敝夔峽爲蜀之根柢至是以城陷削三秩蜀人懷之爲立廟祠焉○四月詔史嵩之還朝罷都督府嵩之在鄂諸將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以杜杲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元使王檝來議歲幣○九月喬行簡致仕○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元東平萬户嚴實卒子忠濟嗣○詔以明年爲淳祐元年

辛丑 淳祐元年 元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

之大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從祀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埴皆繼以爲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龜鑑曰尊祀黄耇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耆德之儒名家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儒先重則吾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理宗之褒儒先其審諸此歟五君子從祀啓於淳祐祗謁先聖之春天札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歟

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涖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三月趙以夫罷○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帝母弟也）○秋七月高麗王瞰以其族子淳爲質于元以求成○冬十月元以牙剌瓦赤行省于燕京專領中書事○十一月元主殂于釛鐵鐸胡蘭六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事元主

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糟之金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元主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是年二月疾篤脉絶諸藥不能療六皇后素干國政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時權姦滿朝粥獄賣官而奥魯剌合蠻等尤強肆控治諸國楚材對曰今朝廷用人不當天下罪囚必寃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六皇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元主蘇后以爲言元主首肯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已久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田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爲樂元主從之出田五日還至鈚鐵鏵胡蘭與奥魯剌合蠻飲翼日卒年五十六六皇后召楚材問以儲嗣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奥魯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內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令其從意書填且曰奥魯剌合蠻奏淮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楚材力諫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勲舊曲加敬憚焉元太宗七子長曰合西万二皇后孛灰所生也蚤卒有子曰海都次諱貴由是爲定宗曰闊端曰屈出曰合剌察兒六皇后所生也曰合丹曰臧立七皇后所生也是時太子諸王各有分地不相統一六皇后既稱制于和林號令不行國政中微元主壁于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鈚音訛鏵音孤地名

四明陳氏曰元太宗仁厚簡黙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畧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乘怠竊柄回回以貨致寵爲可惜焉

丘氏曰按元史窩濶台死于辛丑之十月乃馬真氏專國至丙午年七月貴由乃立爲君嗚呼秦晉鄭宋燕趙之區古所謂中州者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之間純陰用事無復一綫之陽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豈非天地之大變乎

十二月余天錫卒

壬寅二年春二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簽書樞密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寛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効帝嘉納之○以徐榮叟參知政事○元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元也可那延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州遂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

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殉由是諸將稟命惟謹沙市城在荊州府城東南

○元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時牙剌瓦赤在燕所屬惟事貨賂以掊克媚之樞爲幕長一切拒絕因辭職拔家往輝州之蘇門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誅茅爲屋城中置私廟四室中堂龕魯司寇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任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自版小學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朱子或問家禮俾楊惟中版四書集註曰尚書版詩傳折衷易程二傳書蔡氏傳春秋胡氏傳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命弟子楊克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行之蘇門山在輝縣西南龕音堪

○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以余玠爲四川宣諭使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作長短句以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麄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是職事干機速許同制臣共議措置先行後奏落魄貧無家業不檢束也噲樊噲也伍行列也韓信黜後居常怏怏羞與洚灌等因過樊噲門歎曰生乃與噲

伍也

○元人侵真州杜杲敗之○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抗言時政無有私隱同位憚之○秋七月元人入通州屠其民而去○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進封史嵩之永國公○十二月別之傑罷

癸卯三年春正月以呂文德爲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二月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初蜀中財賦入户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二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或老或庸或斃或貪或慘或謬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戍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府令曰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厭接咸得其驩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遂於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

臂山其他因山爲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遴音吝謹選也大獲山在保寧府蒼溪縣東蓬州屬順慶府神臂山在瀘州合州屬順慶府營山在蓬州東今爲縣渠州今爲縣屬順慶府江縣賈誼傳海內勢如臂使指○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楚材以奧魯剌合蠻專政已言不見用力求避位會六皇后有疾遂罷楚材中書令楚材憂憤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敻出人表雖案牘滿前酬荅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欺爲百姓哭耶律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戒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節士溫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

四明陳氏曰元太宗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有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趣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所學可謂難矣幸賴太宗諫行言聽故能力行不顧然而見於設施者猶十無二三向使無楚材國不知其何如也

丘氏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制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于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

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爲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累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爲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子惟正嗣世顯善兵能將重儒愛民儉勤自持有古名將之風元之入蜀世顯之功爲多至是召至和林賜金虎符授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余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等一十州事無鉅細悉聽裁決還而卒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玠從冉璡及第璞之謀也玠密以其謀聞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合州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蜀始可守璡播州人及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碁以畫城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請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拯以歸已遂密以聞釣魚山在重慶府合州東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射虎均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遁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苗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爲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

刑箴曰吾民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笞箠典聽朕言式克欽止六計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也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杜範爲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辟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罷二人○三月以吳淵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起復之罷將作監徐元杰及逐遊士之居京學者冬十一月史嵩之乞終喪制許之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其從子璟卿諫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誠恐禍起蕭墻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幙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不從已而黃濤劉應起徐霖等果上書論嵩之姦深擅權帝雖不聽而論者益衆及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以爲不可帝不聽元杰遂去於是大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縱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

蓄積姦謀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亡父以速其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嵩之不天聞疾不省聞訃不行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姦謀已遂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大臣居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

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術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計陛下眷留將以利國殊不知貽國無窮之憂也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爲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焉光祖爲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爲鎮江守臣以預爲己之地也故今里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倣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臺諫不敢言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嵩之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嵩之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嵩之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

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辱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今史氏秉鈞三世矣天下士民惟知有史氏陛下孤立其上甚可懼也夫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于史氏之手而後已此臣所以痛心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不天不無也子以父為天故喪父曰不天卒止也卒哭者謂既虞之後卒去廬中無時哭也麻白麻詔也歷朝拜相用白麻寫制不用印也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官曰白麻出我必毀麻哭於庭竟不相之呂惠卿反噬王安石）

史臣論曰先王建學育賢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建立太學以來幾三百年其純德淑行君子能以忠讜自任力諫世變者恒不乏人蓋由能明先王之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然太學生上書諷諫實自鄧肅始宣和間徽宗淫侈無度禍亂將作鄧肅乃進十諫詩有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蔡京怒曰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即放歸田里既而金虜入寇太學生陳

東等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
罪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及罷李綱尚書右丞親
征行營使東復上書極諫願復綱職以安天下之心上
皆不納後於高宗朝力詆黄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
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由是汪黄肆惡愈甚而太學生
魏祐又論其誤國十罪矣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急於
和好之成大學生張觀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
之望尹穡約議虜人宜斬之以絶和議寧宗嗣位李沭
以韓侂胄之黨蒙蔽天聽乞罷趙汝愚政柄太學生楊
宏等六人上疏諫曰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

非黨灼李沭之姦邪竄李沭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
心詔宏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政各流五百里嘉定十二
年太學生何處恬論尚書胡榘欲與金人議和亦請誅
之以謝天下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馴至理宗世
變國危尤甚邪臣史嵩之藉其從父彌遠之勢謬爲元
宰封彔其貪侍從不敢斥其非臺諫不敢指其惡未丁
父憂遂謀起復天倫之喪其甚矣乎於是太學生黄愷
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衆口同辭以攻嵩之
其畧曰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昔宰我得罪於聖門
若斯人得罪於宰我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

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之不遠矣又曰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絶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踪跡詭秘曩在督府以和議墮士卒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積姦謀險不可測故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今不亟去之是率天下為無父之國矣嗟夫其言辭剴切義理剛正使戎狄聞之足以黜其禽獸之行天地鑒之足以益其元氣之和士類儀之足以敦其澆漓之薄自非宋德隆厚教育有自何以致乎賢士輩出以明忠孝之道烏惜乎理宗庸闇不明惑於武學劉耐邪說遂皆指為遊士而逐之也雖然宋之理宗不能信賢而去佞矣後之嗣天位者獨不能舉此以為彝倫之龜鑑歟

書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正謂此爾

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生橫議爾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

然人皆賢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于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為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矣若使嵩之果匿喪旬餘設謀起復固無以逃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示天下揭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太學齋廊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逐斥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且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機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乎吾道告爾同盟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籌遂盡削遊

士之籍嵩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帝乃許之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白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云云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豐芑言豐水之旁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劉安世魏人號元城登進士第哲宗時遷臺諫論事剛直一時敬憚目之曰殿上虎坐黨安置英海等州孔子觀周見古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宋仁宗時王拱宸既傾杜衍以及蘇舜卿除名喜曰吾一網打盡矣

筆斷曰建學立師之道誠不可不慎也道之以正則所學之人無不正道之以邪則所學之人無不邪矣蓋古者帝王建國君民以學為先五帝學曰成均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人有左學右學周人辟雍皆國學也皆所以明人倫也未聞有武學之制也皇宋南渡戎虜憑陵國勢孤危累戰累敗故時君恨無名將乃立武學使習兵畧焉嗟乎夫所謂兵畧者乃聖人戡定禍亂之能事非後世善於攻戰之智術也古者炎帝侵陵諸侯蚩尤最為強暴軒轅以神謀聖筭脩德治兵與炎帝戰而勝之又擒蚩尤於涿鹿故戰伐之機始於是矣自三代以降聖道不行孫吳既出野戰者則拽紫而揚塵城守者則火牛而奔陳於是徂詐生為譎計成為而聖人仁義之師絕矣今而武學之建不過欲使學者專習乎此效孫武之奇謀尚吳起之異畧險薄其心深刻其計然後擇之以為名將耳嗟乎古之所謂名將而能成其破敵

之功者非出於姦詐有餘之術實出於仁義有德之謀若漢之鄧禹諸葛亮唐之李晟郭子儀是也今使邪佞之人先韜畧而後詩書先詐術而後仁義是猶誨盜以偷假虎以翼耳烏足以為名將焉此武學劉耐所以立心不臧卒叛四學上書之人而黨於權臣史嵩之也嵗孚學者立心不臧豈止不諳將畧而國家作養賢才若黃愷伯等亦皆為其所逐而國為之一空矣然則制不師古乃有絶賢喪邦如是之患後之欲建學而求賢者可不鑑於此哉

○吳淵罷○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遂為江陵天險

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隱黙充位故也○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呂文德敗元人于五河復其城五河縣今屬鳳陽府○夏四月杜範卒○元大納侵江陵孟珙敗之○七月元人侵濠州知州呂文德敗之○十一月以陳韡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性傳尋罷

丙午六年元定宗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直清守法為時名相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元人入兩淮呂文德敗之○元人入蜀余玠敗之○夏六月以陳韡參知政事

元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太宗崩後乃即位三年崩壽四

十三

帝母六皇后臨朝者五年法度不一內外離心加之連年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人不聊生太宗之政衰矣

秋七月元主貴由即位于速蔑都元自太宗殂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內大壞至是元主始即位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作行營水深數尺遂各散去

丘氏曰元太宗死至是貴由始立國無君者五年嗚呼當是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忘其身之為葉而珎不自知其身之為男也世道至此

何等時耶

○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各相異洪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澹菴居士○冬十二月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元國公致任○元侵京湖江淮州縣

丁未七年元定宗二年春正月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啓為宜州觀察使○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樞密院事○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而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韡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游侶罷○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寀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寀罷○高定子卒○呂文德敗元人于泗州

戊申八年元定宗三年春三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元主殂于胡眉斜陽吉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史臣曰定宗之在位也委政于皇太后及近習而已是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樓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夏六月以徐鹿卿為樞密使○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伯太尋罷○十月別之傑罷

己酉九年春正月詔禮部貢舉精加考核○封孟啓為益國公○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頴襲封崇義公○置慈幼局于歸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許浩曰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捐至愛而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為矣是誠仁人之所愍也理宗置慈幼局收養道路初生遺棄嬰兒似也獨不念此嬰兒之父母若為而捐至愛處至痛乎理宗之時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宗為民父母不能為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收養之局豈能盡收養哉古今之稱善養老者莫若文王而其為養不過置其田

里教之樹蓄導其妻子使之自養而已固不能人人而養之也如必欲人人養之則文王之養老須置局矣文王之心豈不仁如理宗也耶

○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楊與元戰多捷閫職脩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陳韡罷○十一月應繇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辛

庚戌十年春二月詔榮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莊文府講朱熹論註集解○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楊州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葵罷○五月以善珩為嗣僕王○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元年春正月改封建國公孟啓為建安郡王賜名孜建安郡今建寧府

○三月嗣濮王不擅卒○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樞密院事吳潛參知政事

元宗憲諱蒙哥睿宗怗留長子太祖之孫定宗崩後乃即位九年壽五十一崩

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賢於前代之諸帝遠矣

夏六月元主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先是定宗之殂諸大臣欲奉屈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兀良哈以太祖諸孫惟元主謙慎聰明宜立諸大臣兄弟皆曰可乃大會而即位烏失烈門不服元主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夷之由是始定遂罷不急之役嚴軍律以安民又以自太宗以來群臣擅政凡有詔令必親為之政始歸一元良哈速不臺之子也

史臣曰元定宗死至是憲宗始立國無君者又三年嗚呼國而無君何以為國蒙古初起本無遠圖其後皆中國人教之以安中國爾

○秋七月元主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于金蓮川承制封拜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弟遣趙璧召之樞至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而大有為乃盡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樞言于太弟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讒者矣不若惟掌兵權凡事付

之有司則勢理順安太弟納之金運川在萬全都司之雲州堡○元以蒙哥撒兒為斷事官孛剌合為大必闍赤掌朝貢事晃兀兒留守和林荅嗒阿藍荅兒副之茶寒業廖于統蒙古漢軍侵兩淮載荅兒統蒙古漢軍侵四川和里互統蒙古漢軍伐吐蕃牙剌瓦赤不口兒斡魯不覩荅兒行中書省事于燕京麻速忽訥懷塔剌海主伊吾盧至阿母河迤南事阿兒渾主和剌珊迤西事斷事官掌國訟其權任為至重大必闍赤其任猶中國之左丞相也○冬十一月鄭清之致仕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封齊國公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再相也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元蒙古也窩伐高麗○元太弟忽必烈置屯田經畧司于汴梁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之遂置焉由是東西數千里民入安業翕然歸心矣○元以史天澤趙璧為河南經畧使天澤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立邊城以遏敵衝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河南太治○游侶卒

壬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春正月王堅復興元府○二月乙卯

朔日有食之○元人侵隨郢安復州○余玠敗元人于嘉定府○元汪惟正城沔州○元主徙其太宗六后及諸王于邊賜定宗后死竄太宗孫失烈門于沒脫赤元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故也又以定宗后亦納里合敦以厭禳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六月元主以漢地分封宗屬命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元主曰關中户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由是太弟忽必烈有關中河南之地○元太弟忽必烈以楊惟中為河南道經畧使時河南總管劉福貪鄙殘酷害虐遺民將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復召之使謂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即握大挺繫福踣之福數日死百姓鼓舞稱快○嚴衢婺信台處建劒邵九郡同日大水（冑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徐清叟奏曰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親舅后之故也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帝即日令學士院降詔遣使分郡賑恤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多清叟奏水退之後貧民無以為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陳昉發楮三十

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乞與除豁使知聖旨帝欣然從之其後蠲九郡苗木凡二十二萬五千八百七十石有奇翼奉下邳人精於律曆陰陽之占漢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爲官拜博士諫議大夫諸軍計師輿往建邵南劒國子監簿葉隆禮往嚴衢信登聞檢院胡大昌往婺處台告勑凡一百道分遣有差

○秋八月行會天歷○元主命太弟忽必烈帥師伐西南夷太弟旭烈帥師代西域克的不花帥師伐波黑奚撒里帥師伐印都印都古天竺國也有户百餘萬○九月嗣沂王貴謙卒○十月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嗣濮王善珊卒以善奐代之○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建大水故也○印都朝貢于元○元兀良哈歹伐附都鄙善烏爨摩些等國皆降之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敎爲皇子賜名禁進封永嘉郡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元汪惟正城利州沔利既城元人且耕且守於是蜀士不可復矣○元渡漢江次于萬州遂入西柳關高達敗之○元兀良哈歹敗羅部于夷河浪山遂會太弟滅太理虜其國王段智興以歸得五城八府蠻部三十有七○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大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

節度所至劫掠毒虐富人以脅取金帛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令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昌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欝欝不樂玠專制西蜀交結權要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宣諭使國子司業葉夢鼎言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晦恐不能勝其任乞改命謝方叔固以爲能乃止雲頂山在成都府金堂縣南

○元使礼剌兒伐高麗○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初玠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四明陳氏曰余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惜哉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追贈故直龍圖閣李道傳謚曰文節

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春正月元城閬州○詔工部尚書陳德毅察訪官吏于荆蜀江淮於是被黜者百十七人○二月元圍嘉定知府俞興敗之○元人入東川遂城紫金山（東川郡今潼川州紫金山在潼川州鹽亭縣蜀之要地）

○元人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元人侵廣德軍曹世雄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

元主祭天于日月山○六月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録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輔車輔頰也車牙車也

○秋八月元兀良哈歹滅吐蕃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有户三十萬鄰國畏之兀良哈歹自大理進攻其酋長浚大脫因塔里固守力屈乃降哈歹因用以為鄉導攻別部落○下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大理獄殺之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煅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

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十月進封皇子禥為忠王○十一月元人城光化軍○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眞文武全材有用書生太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雍周臣戶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强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少暇則延訪耆宿辟智仲可於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是明經讀史凡義理精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時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為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希憲知之命歲月逾久毋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遂定為令○元命張柔移鎮城亳州柔以連歲用兵兩淮艱於糧運奏據亳州之利命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襄漢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道自亳抵汴堤百一十里流深而不能築復為橋十五橫以二堡戍之王幼學曰恐敵鈔掠其粟故築垣墻如街巷是為甬道

乙卯三年元憲宗五年春正月己未雷詔罷元夕張燈從起居

郎年子才之言也○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時元人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國家興元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至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正其罪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元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懷慶河內人幼端慤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毋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稍長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毋以歲饑時艱嘗危之每與俱往入厭其迂舅氏為河內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宣宗山陵役起（金之宣宗）州縣追呼旁午衡代舅氏分辨及還歎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時國土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艱得典籍父毋亦以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計遂令與日者游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衡三往就宿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故雖

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爲已而隱居于大名竇默深加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庵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小大皆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喜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太弟聞其賢授京兆教授衡不受復徙大名使者訪爲遂偕往至是以廉希憲之薦乃授提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墳大也一曰山墳言君臣名物陰陽兵象二曰氣墳言歸藏生物長育牛殺三曰神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也○典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也孟浪率略也莊子云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

○三月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淵爲京湖制置使

知江陵府○六月賈似道敗元李壇于海城壇李全子也小字公壽既降元為山東行省事舊海城將窺海道故也○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擅寵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報竟去謝方叔請遷為太常少卿○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御史朱應元論之也○元兀良哈歹伐鬼蠻羅羅斯阿伯阿魯等國皆降之西南夷盡降于元矣○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事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嗣濮王善與卒以善騰代之

丙辰四年元憲宗六年春正月元主大會諸王于王兒陌哥都始定歲錫錢帛之數○三月以蒲澤之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詔思州播州嚴飭守備兀將元良哈及自烏蠻趨瀘州攻充剌蠻三城遂通道於嘉定崇慶特向合州羅氏鬼國遣使報於思播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州楊文結的羅鬼為援且戒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思州今為思南府屬貴州宣慰使司播州今為播州宣慰司屬四川○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竄大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然務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悅矣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而閻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官

者盧允升董宋臣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壻賞
緣閤妃及盧董遂得擢侍御史柔浚善逢帝大悅之大全
由是招權納賄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槐槐
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
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
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
何怨顧陛下校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
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
遂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
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

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器
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
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
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
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
言大全之姦大全怒諷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
籍編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
齋生冠帶送出圜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
譸張噪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
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

馬蕭山縣屬紹興府辟雍四門外水環遶皆有橋觀者在水故曰圜橋門

○帝御集英殿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元入侵叙州知州史俊敗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特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鮮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

許浩曰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少淳祐寶祐天下如此其蹙賦不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此其多豈淳祐寶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而官須多設耶未聞疆土既蹙而事反加繁也事不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倖位耶理宗於國勢日蹙之時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哉

○元命劉秉忠營桓灤之間為開平府秉忠邢臺人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以家貧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一日因按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汩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虛照禪師聞之招致為掌書記後游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見秉忠

與之俱行太弟忽必烈甚重之因留侍左右秉忠遂條具
時政所宜數十事上之太弟由是日見親遇凡征伐莫不
從謀畫良多嘗贊謂天地以好生為德方便救護所全活
者不可稱數至是元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太
弟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
灤水北之龍岡為言乃命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年而
畢功桓州在萬全都司之雲州灤州屬永平府即上都城邢臺縣屬順德府大寧寺在順德府治西北
○冬十月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
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蔡抗上疏乞骸骨不
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十二月元人城棗陽

丁巳五年元憲宗七年春正月詔戒飭群臣○以趙葵為少保
京湖宣撫使判江陵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而卒○
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元主罷太弟忽
必烈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勾較河南陝西諸
路財賦或讒于元主曰皇弟得中土心且王府諸臣擅權
為姦利元主信之乃罷開府而命左大必闍赤阿蘭荅兒
以丞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平為參知政事佐之勾較
諸路財賦阿蘭荅兒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大開告
訐雹焰可畏由是得罪者衆獨史天澤廉希憲無秋毫可
捃摭云○元侵襄陽高達敗之于白河○三月帝戒有司

延及無辜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訐易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無辜攤賴緡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攤他于反謂攤滿四數也

○夏四月元紐鄰侵苦竹隘及劒門遂趨東川○五月蒲澤之復劒門○城荊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元兀良哈歹入交趾屠其城兀良哈歹入交趾三遣使諭其國降皆見因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國王陳勝走海島元兀良哈歹遂屠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而還陳勝復國

○元焚道士化胡經

○秋八月以張磻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元主却回鶻獻水精盆珣珠傘可值銀三萬餘錠元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冬十月張磻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元主命皇弟阿里不哥守國自將侵蜀十二月次于六盤時元主用也速兒駙馬亦孫哥大王之言大會師數宋據殺函絕河渾因行人之罪自將南侵至東勝河時河水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元主由隴州趨散關莫哥大王由洋州趨米倉孛里乂萬戶由漁關趨沔州○元太弟朝元主于六盤遂罷阿蘭荅兒勾較財賦太弟忽必烈既為元主所疑又為阿蘭荅兒所窘大懼

得罪用姚樞策請入覲太弟從之及見元主為泣下兄弟如初即命罷勾較太弟所置行戶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皆廢

戊午六年（元憲宗八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澤之帥師復成都府及元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減租稅養鰥寡惠孤窮興學校選士卒辟召僚屬皆及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樞密院事○元圍襄陽及樊城高達救郤之○元李璮侵海州漣水軍○五月嗣秀王師彌卒○九月元主次于劒門○十月元主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十一月林存罷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元人入東海○元兀良哈反伐羅氏鬼國○元主侵（鳥我）頂堡守將王仲降于元元主遂取長獲山○龍州降于元（龍州屬廣西道）○十二月元將紐鄰取資州遂取簡州（資簡二州今俱為縣屬成都府）○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壁移司紹慶府以援蜀光祖士壁迎戰于房州元人敗走（峽州今為夷陵州屬荊州府紹慶府今為彭水縣屬重慶府）○高麗王暾使其世子倎朝于元○詔以明年改為開慶元年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春正月詔戒中外奉公法圖

實政○隆州雅州降于元（隆州今保寧府雅州屬四川道）

○元太子辨都卒于王吉河元自忠涪進趨夔州詔蒲擇之及馬光祖便宜行事（忠州涪州屬重慶府）

○元兀良哈歹入賓象州靜江府遂趨湖南（賓州象州屬柳州靜江府）

（今桂林府）○元主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充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以張日明為浙西帥幹（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兵術知人善任好賢樂善橫渠先生七世孫也）○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洑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沙洑口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

○元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使○蒲擇之免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夏五月元主遣兵侵重慶府六月呂文德及元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秋七月癸亥元主蒙哥殂于釣魚山合州圍解元主殂史天澤護皇帝寶與群臣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兒札同領重慶軍馬

四明陳氏曰元憲宗勤於政事好謀能任國庶兵強所至降附太祖之業中興焉

史臣曰憲宗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

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奬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災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然性喜略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元兀良哈歹入辰沅遂圍潭州○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圍鄂州先是太弟之師次于陽邏狀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當之乃帥死士數千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呌呼畢奮鬬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宋師大敗太弟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陽邏狀即陽邏鎮在黃州府城西

○嗣濮王善騰卒○以戴慶炯簽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師以禦元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丁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財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過塞言路濁亂朝綱聞鄭羽家富諷臺臣彈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元帥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

實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
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
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
趙與籌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耳爲搏擊姦黨盤據血脉
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望令大全致
仕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臨安團
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帝
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
曰鄉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對既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
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子舉言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

師百萬主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
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
不報○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四川宣撫大
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
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桿禦沿江制置使馬光祖移司
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爲湖南安
撫使知潭州○高麗王瞰卒元太弟忽必烈封瞰子倎爲
高麗王就國先是瞰訃聞于元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
太弟曰高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
未臣附前歲世子倎來朝適鑾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

帳踈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俾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脩臣職是不勞一卒得一國也太弟然之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賜以封册遣使送之由是壹意脩貢矣館舍也館穀者因其軍之館食其軍之穀也

○十一月以朱熠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使宋京如元師乞和元太弟忽必烈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先是元圍鄂州都統權州事張勝以城危旦夕登城諭之曰城以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元人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遠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之援元人乃復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陬破高達帥諸將力戰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高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巍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則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闚白似道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元人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憲宗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太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尊號

遣脫忽思簽軍河朔因召群臣議事江淮荆湖宣撫副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察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則彼之姦謀氷釋瓦解遣一軍逆伏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哈歹之兵廉希憲復進言于太弟曰殿下太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暨今南伐帥先取鄂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太弟乃命希憲前行審察事變希憲聞劉太平及霍魯懷復至闌右而憲宗嘗留大將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散處秦蜀太

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太弟英果因
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太弟以
渡河備以爲言太弟乃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
情而遣希憲往塔察兒國王所結歡塔察兒王見希憲知
太弟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推戴之事焉○十二月向士璧
敗元兀良哈歹于南嶽市潭州圍解○詔以明年紀元景定
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春二月以高達知江陵府○元
兀良哈歹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敗
其後軍于新生磯時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湖南兵
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曹世雄劉整計命夏貴以舟
師攻斷浮橋殺殿戍卒百七十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
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西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
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新生磯在黃州府治北團風鎮下
○召賈似道還三月遇元俘卒于蘄草坪敗之遂入黃州
先是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元兵幹腹由永全至潭江西大
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黃州黃雖下流實當
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己怨之及詔下召還似道乃進孫虎
臣以精騎七百護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
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乃匿似道而出戰似道嘆曰死

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即江西降將儲再興也虛臣與諸將迎擊敗之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永州今陞府屬湖廣全州屬桂林府潭州今長沙府

元世祖諱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崩遂即位滅宋而混一天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崩壽八十

夏四月元主忽必烈即位于開平先是太弟至開平合冊摩哥塔察兒諸王皆會旭烈大王自西域遣使勸進太弟未許廉希憲進言曰阿里不哥雖殿下母弟自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爲後時今居此承大統須告德音彼若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王文統復力陳天命人事太弟良久曰汝等能協心輔翼吾意決矣促篆寶文一治而成衆皆稱賀明日遂即位是爲薛禪皇帝詔曰祖宗肇造區宇武功迭興文治多闕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先皇帝將大有爲方董夔門之師遽遺岍湖之泣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簽軍之擾黎庶驚駭驛騎馳歸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臣僚不召而來不謀而同咸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可以爲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遵朕固讓至再祈悃益堅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氷罔知攸濟爰當歸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務施實德不尚虛文○元分漢地爲十道置宣撫使以廉希

憲史天澤姚樞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爲之○吳潛罷以侍御史沈炎之言也是時帝欲立忠王基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之復語群臣曰若從潛遷幸之議豈不大誤於是沈炎疏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心聽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弼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事近訐然皆出於正○以賈似道爲少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爲之聚斂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爲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既顓政權傾中外蠱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旬偏也宣布也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洽其事也夏桀棄禮義好倡優侏儒而爲奇偉之戲則倡優之戲已見于夏后氏之末世矣○傀儡子起于漢高帝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陳平知閼氏妬忌乃造木偶人舞埤間閼氏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但云秘計蓋鄙其策之下也

○以劉整知瀘州復貴知淮安府○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安吉州今湖州府也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樞密院事○元阿里不哥自立于和林阿藍荅兒渾都

海等應之五月廉希憲討阿藍荅兒等皆平之先是阿里不哥自聞憲宗殂即欲據有大號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以資士卒聚兵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霍魯懷行尚書省拘收關中諸處錢穀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荅兒等相表裏及聞元主即位阿里不哥遂自立發兵拒命秦蜀大掠京兆宣撫使廉希憲與副使商挺馳至京兆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雷聞其來皆破膽越一日希憲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入馳往六盤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自六盤斷事官闊闊出遣我今渾都海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且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與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約同舉二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多遣蒙古軍與魯官兀奴忽等金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舉希憲集僚佐謂曰聖上首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生脫至罪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分遣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魯懷等具得其與六盤要結狀乃遣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鞏平凉等處諸軍進討渾都海已而赦至臨潼希憲聞之曰勑免在邇太

平等豈赦所原乃命人逆止赦於近郊誅太平霍魯懷於獄而後出迎赦民心帖然渾都海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其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與渾都海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敦爲書招其弟紐鄰於是成都帥百家奴興元帥忙古歹青居帥汪惟正欽察等俱遣使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使入蜀中勑將吏曰公等皆勲業世胄正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釁悔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效忠矣元主聞之拜希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既而渾都海阿藍荅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右大震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椿等合軍追阿藍荅兒關隴遂平傳首梟于京兆市諸軍悉分屯便近元主嘆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年三十矣○元以王文統平章政事文統本山東行省李璮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以腹心言聽計從文統亦竭其情以爲政○元建元中統制曰祖宗以神武定四方淳德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纘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入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必立經陳紀爲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須申畫于後○饒虎臣罷戴慶炯卒○以沈炎簽書樞密院事○元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

儒道自任奬與後進推轂人材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舉李治李昶王磐徒单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惲雷膺為脩撰周砥胡祗遹孟祺閻復劉元爲應奉楊奐元好問脩金史奐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之○六月立忠王禥為皇太子赦○元以河南宣撫使史天澤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使元主問以安民治國之術天澤具疏請立省部以正綱紀設宣撫以督諸路沛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須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相應內外休息元主嘉納之○秋七月元使郝經來尋盟賈似道幽之于真州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元主既即位廉希憲請遣使諭宋以息兵講好勅諸軍北歸俾恩威並著元主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請遣經遂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宋人詭詐難信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掠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

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璮侵宋以
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過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
李璮為辭命知楊州李庭芝寓書于經䘏以款兵拘留于
真州之忠勇軍營經荅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
衷日諭兵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璮
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使人事也復上書于
帝及移文執政辨論古今南北和議戰攻利害甚悉皆不
報而令捷鐍館所塹垣栫棘驛吏防守嚴逾獄犴介佐或
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
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

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
言皆自振勵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比朝使來事體當議
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狥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
令入見（䘏莫結反汚血也栫音薦圉也籬也左定公栫之以棘）○以賈似道兼太子
太師帝家教甚嚴鷄初鳴入內問安再鳴還宮三鳴在會
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至帝所起
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坐及茶否則
為之反覆剖析明日使之復講
許浩曰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為史彌遠所
立而不能總其乾綱終為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操其國

柄嗟乎以當時國勢而言金虜將亡大元天啓宋之宗社正如葉上之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免況姦險帥臣之輩趣之乎宜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擾而海內分裂也史臣書曰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屢書不絕者豈非深嘆宋之天下始終為姦臣所喪而棄戮於萬世歟故觀乎此則知史臣之筆嚴矣

○元初造通行交鈔王文統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為本以十兩易絲鈔一千兩○八月元始頒祿于官吏○元以僧八思馬為國師八思馬即班彌桓拔思發也士波國人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世祖于潛邸即被尊寵至是以為國師授以玉印主統天下釋門年二十二○冬十月元初造中統通行元寶王文統請印造諸路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夢然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既以夢然之論削丁大全吳潛秩職謫居遠州矣今復下詔曰丁大全吳潛欺罔無君流毒稔禍害民蹙國動搖國本建議遷幸縕志深險竄謫江西可謂寬宥而二俊之黨懷設伏慝布在京城各私所主互咎朕躬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凡在黨人永不錄用遂竄潛于潮州○十二月元使孟甲如安南諭降○高麗請降于元高麗王禃歸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

辛酉二年元世祖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曰虎闈蔭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虎闈謂國子監也禮記太子入學蔭胄註蔭以年相序也胄裔也○詔追封張拭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太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臣恭奉聖旨擇用正月十五日令臣謁拜先聖文宣王于太學臣仰體聖心祗承嚴訓區區愚衷因而感發焉蓋先聖之道至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真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拭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邪說又幾晦餘陛下聖德奮興罷黜詖邪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德沿洲源而遡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拭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宋燔罷○元以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高麗王倎使其子植朝于元○元主討阿里不哥戰于昔木土阿里不哥敗走元主乃還○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王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徙吳潛于循州潛尋卒吳潛至循數月忽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

撰遺表作詩端拱而逝循人哀之循州今惠州府○五月元以楊果為中書參知政事劉肅宋子貞參議中書省事三人皆舊賓客也果有才幹肅子貞有德望○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為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遂稱疾還懷孟教授子弟默力學善醫遭時兵革隱居教授于廣平之肥鄉元主在潛邸聞其賢召見之默首以三綱五常為言且曰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待加禮留侍左右命教世子默薦姚樞明治道樞由是得任用元主既即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肥鄉縣屬廣平府○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元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輕議罰○元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元禁使臣及軍士所過城邑官給廩餼毋擾

于民○元弛諸路山澤之禁禁私宰牛馬○元初置惠民藥局○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元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斷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己令呂文德招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元命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于宣聖廟及管內書院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元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七月元主以其長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領樞密使○元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術劉秉忠薦之及為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與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

常之旨脩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摹文學矣○八月俞興罷以呂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會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大使向士璧于漳州賈似道忌功欲汚蟻閫臣怨士璧之輕已遂諷侍御史孫附鳳等乞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十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元脩燕京舊城○十一月以劉雄飛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以何夢然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壬戌三年（元世祖中統三年）春正月以善諮嗣濮王○呂文德復瀘州改為江安軍○元克阿里不哥于北鄙○元初作太

廟于燕京元之祀簡朴無文元主即位之七月始祀祖宗于中書省至是初作焉凡九室○二月皮龍榮罷○元立王植為高麗王○臨安饑○元山東行省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元殺王文統時王文統使其子堯通好于璮事覺伏誅○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五月馬光祖罷○元哈必赤史天澤圍李璮于濟南六月遣青陽憂炎帥師救之不至而還元主命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討璮以張弘範為行軍總管至濟南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璮軍勢甚張出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謂之曰璮劇賊也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王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教築長壘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能踰壕士卒遂陷于水其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璮始大懼欲走不得董文炳知璮勢促乃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謂之曰反者璮耳餘固無罪也田乃縋城降璮益不能為矣六月朝廷聞璮受圍遣夔炎援之夔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安南國王陳日煚傳國于其子威晃詔號日煚為安南國大王封威晃為安南國王○以楊棟同簽書

樞密院事○八月李壇復降于元元誅之以董文柄為山東東路經畧使壇被圍四月內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壇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斬壇于軍門誅其子壻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元人所有史天澤還元主勞之天澤因曰壇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綬還私第而張柔嚴忠濟子弟俱去職焉○九月元以阿木為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元以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　夔門同簽書院事○

十一月從寓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明誣奏其通蠻為變改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元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元主嘗諭史天澤曰朕或果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十二月元立十路宣慰司○元立諸路轉運司○元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百四十六

癸亥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　春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即官

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二月買公田于
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時賈似道以國計
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
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
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
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
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
民而辨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爲計
須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拆
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

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弊可平物
價可安當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
田所以劉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訢爲檢閱副之良貴
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求免和糴無如買
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
憤然上疏乞去何夢然陳堯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
視事帝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乃上疏條陳
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巳田在浙西者
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

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社瘠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元侵嘉定府○元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初希憲行省京兆李璮反希憲聚兵完城以備之興元同知費寅譖于元主以希憲將有他志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所告事無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拜平章政事希憲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維朕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元主如開平○元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來詰稽留郝經之故○三月元初建太廟○四月元以開平府為上都○五月元初建樞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泒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于八界會子四千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示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淮直登仕郎告准三千會子將仕郎告准千會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會承信郎告准萬五千

會承節郎告准二萬會則理為進納安人告准四千會孺人告准二千會民失貲產而得虛告吏又慫為操切浙中大擾其官吏有奉行不至者良貴輒劾之由是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田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禎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大莫不破家者矣竣七倫反音逡止也又音詮退也伏也

○元建帝堯廟於平陽仍賜田十五頃○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言於元主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畜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材勸農桑以厚生元主納之○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郎先是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丘園於是詔各補迪功郎基特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幾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北

○秋八月元主至自上都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民間所賣布帛有疎薄狹短者禁之○九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得簽書樞密院事○置榷場于樊城先是劉整言于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元人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元使曰南人無信安豊等處

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塵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元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元人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殺爾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

○元戶部上今年民數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稅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按元立燕京平准庫以均平物賈通利鈔法敕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戶輸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重

甲子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旦詔曰朕粤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常不以人材爲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又王家蚤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邇年尤甚非無佳士頡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因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辭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順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爰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邑之仁魯之萬世顧不美歟

○元立諸路平准庫○二月元命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

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三月以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脩飭武備防拓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内以安○元以宋子貞爲尚書子貞陳時事以爲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綱紀宜早刋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州縣官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元主降詔奬諭命中書次第行之○四月以夏貴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何夢然罷○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簽知書樞密院事姚希德同簽書樞密院事○元始罷芒襲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廉希憲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六十年故其子若孫並如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此在古所無宜從更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敕授○元以商挺爲中書參知政事挺東平嚴實僚屬也有經濟才明允公亮既事元主于潛邸數進奇計及副廉希憲遂平大難益見親重矣時元主欲知經學挺乃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

以進○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甲戌彗出柳其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丁丑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夜心惟切危懼宰臣言陛下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乞賜罷免庶可以上彌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補承闕失上回天意豈可去也及臺諫上疏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楊棟免棟以彗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六曰蚩尤旗

○元阿里不哥等降元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伏誅阿里不哥自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主王龍答失阿速帶昔里吉台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元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之止誅其謀臣不魯花○八月元以燕京爲中都天興府劉秉忠請定于燕元主從之詔脩營

宮室城池故有是名○元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極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餉獲承丕基內雖未戡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五年賴天地之畀矜洎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雖非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澤愆常皆缺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于在宥之仁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元阿木入廬滁州安慶軍○彗星化為霞氣而散○元立諸路行中書省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擅用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莊訟詞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且盜賊因徒起數月中省部○元以劉秉忠同議樞密院事拜大保參領中書省事

○九月安置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先是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稾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飭齋扁乃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氏中曰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之休休有容之量忌疾之念

橫於胸中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歛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吝軍券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一而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初作銀關先是自寧宗之世會子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子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銀關行物益貴

○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尋謚大行皇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謚議曰丕休哉四十一年之間日恒月升慎終如始美成在久四方咸仰於垂裳逍遙與游萬乘遽同於脫徙三靈變色九有推心天不可梯民之無祿遠日有期南郊是請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謹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太定功曰武聰明文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迹夫十有三世之大業是承四十餘年之治體丕變非秉德遵業乎宸文睿藻之昭回龜圖洛書之流布非經天緯地乎勸廉恤刑拔賢去佞

非施仁服義乎長筭遠畧動中事機內憂外患迄就底
平非保大定功乎深道深而情僞洞察在御久而典則
昭明超然遠覽惟懷永圖非聰明文思乎父天母地敬
事敬享內則盡志外則盡物非協時肇享乎越廟號之
建久矣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未聞有以理為
號者稽之謚法曰慈惠有德而已理之為義而止於斯
也不既淺乎太極理之根源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
天下萬事萬化皆於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是先儒
則講貫乎是也自我藝祖皇帝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
發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

同三代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熙
寧之用程顥元祐之起程頤紹興之聘尹彥明紹興之
召朱熹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奈之何王安
石則邪說誣民也秦檜韓侂胄則姦臣擅國也以新經
字說胥天下為黃茅白葦則安石之為也反國事讎率
獸食人謂學為僞謂道為禁則檜侂胄之為也理學之
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
御講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頤則曰濂溪張
郿伯載則曰橫渠二程則曰明道伊川而尤為尊用朱
文公熹之四書自時厥後或錫之美謚或贈之封爵淳

祐視學首詔祀五臣而斥荆舒熄邪說正人心為去聖
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三賛造
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無邪毋不敬六字儆戒備矣
其士苴既足以治天下其精微又以傳之聖子賢善堂
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下南宮十有二
詔而未嘗不以義理之學飭有司擢科目近萬人而未
嘗不以義理之文造多士中庸大學之書周程張朱呂
之說家傳而人誦之士生斯時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
為先務以窮理盡性為太原可以淑群心可以支世變
雖有捨攘紛紜而國家基緒屹然不少動摇者以我之

本領端正而功用宏闊故也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
一正理而已發揮正理不在孔孟乎微關洛諸儒繼之
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勝而孰負哉主張正理不在我
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繼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
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訂百家之異指按二帝三王
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千數百年習浮
踵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理也者天之所為而非
人之所設也聖人本天命之性躬率性之道而闡脩道
之教有功於是理者即有功於天也上帝臨汝毋貳爾
心忠臣孝子於此時而稱天作謚也可以端拜而議矣

尊謚宜天錫之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臣等
謹議
覆謚議曰巍巍乎洸洸乎將欽柴於陽趾用作龜於禰
宮觚編毫絡若為模繪夫理功之基也功理之與也其
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是或一道也循天下
之理之謂道繼去聖之絶學昭皇王之大紀非建乎得
天下之理之謂德四十年之深積一太極之渾全非備
乎道見乎變之謂功海內之治皆上世所難及非太乎
道之粲然之謂與景定之元號為天下重開非復乎理
無所不通也天運神化博施濟衆之方非聖乎理無乎

不在也宇定光發恢廣覽兼聽之公非明乎合烈文仁
武安孝之號為尊明令顯隆盛之稱萬古在前億載在
後無一息非天理之流行也勒之崇鴻寫之琬琰薦之
上帝昭我理宗上配藝祖與天無極臣謹拜手稽首請
上徽號曰理宗建道備德太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
孝皇帝史臣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
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
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
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
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俘宰臣大綱歸獻

廟社亦可以削會稽之耻復齊襄之讎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奸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姦黨之碑偽學之禁豈不大有經庭也成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清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新安胡氏曰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傳之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能以扶顛持危不一再傳而遂亡嗟夫周公沒聖賢之道不行孟軻死聖賢之道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畧得君而行政也小人常接迹而又於柄用諸儒或旱謝而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史臣曰史稱帝自繼統首黜王安石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四書丕變士習後世以理學復帝王之治者自帝

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嗚呼天地間惟理為無偽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而高明蓋此理出於天而存於人心本之以為學乃天地元氣之所存帝王治道之所出豈人私意所能掩蔽而泯滅之哉濂洛之學得孔孟之正傳不幸為小人所混亂遂使不逞居高位據要地者多憒憒不事事之徒遂至百事廢弛九廟丘墟而與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同一其歸是豈理學之罪哉假之者之罪也濂洛之傳所謂明德新民之實學全體大用之極功博厚高明萬世無弊者也豈若是哉大抵論事者當即其效觀之宋亡于理宗雖曰未運亦人事使然也愚特推原其流弊之極以為世戒焉耳若其慕道之心崇儒之意亦豈可少之哉後世人主其尚以誠實為務毋循虛名以嫁禍於斯而貽貽世道之憂也

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書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之喪○戶部獻今年民數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口○元以仍顏為中書左丞相

伯顏疑重寡言自西域宗王旭烈府來使人見元主奇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聾瞽以為真宰輔○元以張文謙行省事于中興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至涿蜀士得五六人自僕隸中舉而用之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少違士俗為之一變○元以王磐為翰林承旨○詔以明年改元為咸淳元年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五終